

齊瓦哥醫生

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於一九五八年以「齊瓦哥醫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面對將臨的政治風暴，他說：我已老，最不幸的遭遇也不過是死！他就是秉持這種大無畏精神的「證人」，記錄下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精神和物質生活的對比。



世界文學全集 ④⑩

齊瓦哥醫生

巴斯特納克 / 著 黃燕德 /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040

齊瓦哥醫生

發行人／林弘志
社 長／張坤山
主 編／黃慧隆
原 著／巴斯特納克
翻 譯／黃燕德
管理部／邱瑞菊
發行部／蘇榮泉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郵撥：0507053－1 張陳秀梅帳戶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9127307代表號
郵撥：0578690－5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
初版中華民國75年元月
三版中華民國79年10月 定價300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燦爛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巴斯特納克和「齊瓦哥醫生」

黃燕德

甲、從幾個簡單的年代看巴斯特納克不簡單的一生

一八九〇 二月十一日波里斯·巴斯特納克 (Boris Pasternak) 出生於莫斯科，身上有猶太人的血統。他的父親李歐尼·奧西波維支·巴斯特納克 (Leonid Ossipovich Pasternak) 是一位畫家，母親羅莎·考夫曼 (Rosa Kaufman) 是一位鋼琴家。在巴斯特納克的自傳中，對於自己的童年生活曾經有過如下的描述：「……那天夜裡我嚇得又哭又叫，不過音樂使我停止啜泣。當母親演奏完畢時，她過來哄慰我。當時大廳裡煙霧瀰漫，鋼琴的紅木在燭光中閃爍；翼形的大鋼琴，像男士們的禮服一樣漆黑。其中有幾位白髮老人，以後我和他們混得很熟，經常碰面……尤其是……托爾斯泰，他是我家的常客，他的精神瀰漫在我們家中。」巴斯特納克曾經致力於音樂之研究，後來進入莫斯科大學專攻文學，畢業後遠赴德國馬爾堡大學攻讀哲學。

一九二二 巴斯特納克開始寫詩。

一九一四 巴斯特納克出版第一本薄薄的詩集「雲中的學生子」。隨後不久又發表「越過障礙」和「我的妹妹・人生」等詩，熱情洋溢，想像力豐富，盪漾着音樂和繪畫的美。

一九二二 發表「主題與變奏」，四年後又發表「修米特上校」和「一九〇五年」兩篇長詩。馬雅可夫斯基稱讚他是「現代抒情詩的開拓者，俄國詩的革新者。」與布洛克、馬雅可夫斯基同被俄羅斯的文學批評家指為當代俄羅斯三大詩人。

一九三一 出版「安全通行證」和「第二個誕生」兩個詩集，象徵主義色彩濃厚，曾被指為「頹廢派的形式主義者」。旋即遭到整肅。

一九三二 退隱故鄉，埋頭翻譯莎士比亞、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

一九四八 開始寫作「齊瓦哥醫生」。

一九五五 年底「齊瓦哥醫生」完稿。

一九五六 初夏「齊瓦哥醫生」送審。正逢赫魯雪夫清算史達林之後，倖獲批准出版。同時還在「文學的莫斯科」上發表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同年十月波匈事件爆發，蘇俄恢復各種限制，宣佈收回「齊瓦哥醫生」准許出版的成命。「齊瓦哥醫生」尚未出版就成禁書。

一九五七 「齊瓦哥醫生」義文譯本在米蘭問世。一年之內，被譯成十九種文字。

一九五八 十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蘇俄作協開除巴斯特納克的會籍。克里姆林宮譴責他是賣國賊，指斥他的小說「誹謗」。十月二十三日瑞典科學院通知巴斯特納克得獎的消息時

一九六〇

，他在回電中表示「無限的謝意、感動、安慰、慚愧。」當西方記者訪問他時，他說他得獎是一種「寂寞的歡欣」。他說得獎使他「負擔起一種新的任務、新的責任」。對於得獎引起的政治風暴，他說：「我已老了，最不幸的遭遇也不過是死！」

五月三十日巴斯特納克因肺癌病逝於他的故鄉比里德基諾 (Peredelkino)，遺體安葬在當地的教堂墓園中。參加葬禮的有一千多人，其中一半是青少年；有一個青年學生在墓地大喊：「他寫的那本書是偉大的作品，可惜不讓我們讀！」六月一日的紐約時報這樣寫着：「巴斯特納克在他如此深愛的祖國土地上，在羞辱中度過晚年，將來的俄國人會因此而感到可恥。」

一九七七

在巴斯特納克逝世以後十七年，他的情婦奧佳·依芬絲卡雅打破了十七年的沉默，首次接受合衆國際社的訪問。這位六十二年歲的女人說過這樣一段話：「巴斯特納克並不會計畫以這書來作爲一項挑戰，他也非常不願意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他不斷說明這點，但……人們即使不斷說他們不願涉及，政治有時却也脫身不得。」依芬絲卡雅說，巴斯特納克有一次曾送她一本書，扉頁題著：「給拉娜，猶里·齊瓦哥贈」。拉娜是「齊瓦哥醫生」的女主角。

乙、從幾個平易的角度看齊瓦哥醫生不平易的意義

1. 「齊瓦哥醫生」一書是透過男主角齊瓦哥醫生一生的經歷，描寫出俄國在十月革命前後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對比，自由與桎梏、富足與匱乏、創作與抄襲、善惡分明與黑白混淆的對比，從而懷疑十月革命的價值與必要。

2. 「我寫齊瓦哥醫生時，對於我同時代的人感到非常大的欠負。我希望有所回報。」巴斯特納克說：「這種歉疚的心理隨着我的寫作而加重，經過多年的寫詩與翻譯，好像到了有責任替我們時代作說明時候——關於那些已經逝去却又圍壓着我們的年代；時光逼人，我願作忠實記錄。」

3. 「齊尼哥醫生」文筆的優美世所罕見，它的俄文原文是用詩體的散文寫成的。西方的批評家認為它不是小說，而是散文。連「新世界」雜誌編輯部給巴斯特納克退稿的信中也表示欣賞：「你以驚人的準確並富於詩意地看到了俄羅斯的自然風光。」可惜英譯本這種詩的韻味已大為失色，巴斯特納克說：「至於……英譯者，請不要太責備他們。那不是他們的錯。翻譯者習慣於注重文藝性質，勝過注重音調。」譯者這次儘管努力着要重現原作散文詩的美，由於文字的隔閡，可能仍然不免事倍功半。

4. 諾貝爾獎金評審會認為「齊瓦哥醫生」承襲並溶滙了舊俄時代所有文學優秀的遺風，同時注入了新寫實的技巧。在「齊瓦哥醫生」中可以找到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高爾基和果戈里的種種形跡。

5. 巴斯特納克說：「我的小說並不是用來表達政治意見的，我只想顯露真正的生活。我並不是個宣傳家。」他僅只想告訴讀者，什麼才是真正的生活。他有的時候用直陳，有的時候用隱喻。「齊瓦哥」(Zhivago)「字源於俄文的 Zhivoy，意思就是「生的」、「活的」。

6. 「齊瓦哥醫生」是反共的，但是譯者以為，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本「反共小說」看，未免不够公平。它的價值絕對不在於反共。單就反共這個尺度去品評它，是淺薄、荒謬而可悲的，簡直是對文學和藝術的侮辱。文學創作不需要所謂的政策，政策是文學創作的毒藥。「齊瓦哥醫生」純粹是以一個「證人」的姿態出現，它並不直接有所指責與批判，只是把當時一切的幼稚卑劣、兇暴殘忍、自以為是和缺乏人性忠實實地記錄下來。

7. 「齊瓦哥醫生」空間的擴延幾乎囊括了整個俄羅斯，從莫斯科一直到西伯利亞，甚至還延展到外蒙古，大城、草原、森林、荒野、雪地，一律在書中交替出現。它的人物也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學者、教授、地主、佃農、工人、軍官、小兵、學生，甚至還有女巫。巴斯特納克以各種不同的階級，去探索革命的眞面目，這樣的大場面、大手筆，就連「戰爭與和平」也要遜色。

8. 「齊瓦哥醫生」共分十六章，兩百三十二個小節，以齊瓦哥和拉娜的故事為縱軸，貫串了無數小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對時代活生生的控訴。政治的野心、政權的轉移，受害最烈的一直是無辜、無助、無處傾訴的小老百姓。巴斯特納克以悲天憫人的筆關懷着整個俄羅斯的人民。

9. 巴斯特納克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曾經被迫在赴斯德哥爾摩領獎而永遠不能返回祖國，或根本拒絕諾貝爾獎之間作一抉擇。他選擇了後者。他熱愛他的國土和人民，而甘願居留在他不喜歡的制度下，忍受苦難的歲月。不過他曾對當時美聯社駐莫斯科的記者說：「雖然有人用我的名義發表聲明，可是我從未拒絕過諾貝爾獎金。」

10. 人類的弱點很多，優點很少。明辨是非、正直不屈、堅持到底可以說是人類稀有的珍寶、無價的美德。歷史告訴我們，這種美德的傳承絕對不是靠那些顯赫的帝王公卿，而是靠那些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無名小卒；他們不計利害、不懼安危，以生命以熱血以億勁來為這些美德接棒，使人類不致淪入禽獸的境地。巴斯特納克就是這些傳承者之一。



第一章 午後五點的特別快車

他們一面唱着「永恆的安息」，一面繼續前進。當歌聲偶爾靜止時，他們的腳步、馬蹄和陣的風聲似乎依然在唱着歌。

旁觀的人們讓路給出殯的行列；他們數着花圈，並且在胸前畫着十字。有些人好奇地走過來問道：

「是誰家出殯啊？」

「齊瓦哥，」有人答道。

「哦！怪不得，怪不得！」

「但不是他呢，是他太太。」

「噯，還不是一樣。願她的靈魂安息。這真是一個體面的喪禮。」

最後的時刻一分一秒消逝，永遠不再回來。「上主和祂的大地，以及所有居於地上的一切。」牧師唸完告別辭，畫着十字，同時抓了一把泥土撒在瑪麗亞·尼古拉葉夫娜的遺體上。他們又唱了一遍「義人之魂」，然後一陣嚇人的忙亂開始了；掩上棺蓋，釘牢，放入墓穴，四把鏟子雨點一般地把泥土填進墓穴，很快地築好了墳堆。一個十歲的男孩爬上墳堆。唯有被盛大葬禮逐漸引起的感覺遲緩和心神恍惚才會產生這樣的印象：男孩似乎要透過墓穴，和他的母親說話。

男孩抬起頭，從他那突出的位置失神地掃了蕭瑟的秋色和寺院的圓頂一眼。他伸長了脖子，鼻樑高翹的臉孔在抽動。假如一隻幼狼這個樣子，誰都知道牠就要嗥叫了。男孩用雙手掩着臉，發出一陣陣啜泣。冷風颳過來，把冰冷的雨點打在他的手上和臉上。一個穿着窄袖黑衣的男人走向墳前。男人是死者的弟弟，哭泣着的男孩的舅舅，名叫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威德雅平；他原本是個神父，後來由於自己的請求又還了俗。

他走到男孩跟前，把他帶出墳場。

2

當天晚上，他們住在寺院裡。因為尼古拉舅舅以前便是這寺院的神父，寺院特別給他一個房間。這一晚正是聖母代禱節的前夕。第二天，他們就要南下，前往伏爾加河上的一個城鎮，尼古拉舅舅在那裡一家前進派的報館做事。他們已經買好車票，行李也收拾妥當，放在地下僧房裡。車站距離寺院不遠，他們可以隱約地聽到火車頭喘息的聲音。

夜裡，天氣變得異常寒冷。僧房的兩個窗子開得臨近地面。透過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角已經荒廢了的菜圃、一段散列冰窪的大路，和埋葬瑪麗亞·尼古拉葉夫娜的墓園一隅。菜圃裡除了牆邊有一些矮刺槐和幾棵凍得萎縮發青的包心菜外，什麼也沒有。每一陣風吹過，那些葉子剝落淨盡的矮刺槐就如同着了魔似地飛舞着，然後又俯伏在路邊。

半夜裡，那男孩猶納被窗上的一陣敲擊聲驚醒。黑暗的僧房神秘地被一種刺眼的白光照亮了；他只披了件襯衫，跑到窗前，把臉孔貼在冰冷的玻璃上。

除了紛飛的大風雪之外，外面什麼也看不見；既看不見墳地、道路，也看不見菜圃。大風雪

幾乎像是故意對猶納施展它的威力，它咆哮着、吼叫着，竭盡所能來嚇唬他。那無垠的白色在空中翻滾着，向大地直傾而下，覆蓋了一切。風雪獨霸了整個世界，其他的東西都消失了。

猶納離開窗戶，第一個衝動就是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做點什麼。他害怕那幾行包心菜被埋得太深，再也沒有人能把它們挖出來；他害怕母親要沉入地底，離他愈來愈遠。

但結果他還是哭泣着停下來。舅舅醒了，同他說了一陣主耶穌基督，並且試着安慰他；然後舅舅沉思地站在窗前，打着呵欠。天快亮了，他們穿上衣服。

3

當母親尚未告別塵世的時候，猶納並不知道他的父親早已遺棄了他們母子，獨自在西伯利亞和外國度着放蕩荒淫的生活，把家產揮霍一空。他始終聽說他的父親到彼得堡去做生意，或是參加通常在依爾比特舉行的商品展覽會去了。

他的母親老是疾病纏身。當她得知自己染上肺癆後，經常前往法國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療養。猶納和她去過兩次，但他通常是被留在家裡，託陌生人照顧，並且每次都託給不同的人。猶納逐

4

漸習慣了這種背景混亂、不斷有神秘事故出現的生活，因此對於父親的離家，也就覺得理所當然了。

他記得當他還很小的時候，有很多東西都冠着他家的姓氏。那時有一家齊瓦哥工廠，一家齊瓦哥銀行，好幾座齊瓦哥大樓，還有一種齊瓦哥領帶來，甚至有一種叫做齊瓦哥的糖酒蛋糕；而且，曾經有一個時期，在莫斯科只要你對趕雪橇的車伕說一聲「齊瓦哥」，那就如同說「到傳說中的金銀城去」，他自然會把你載進一個神話般的世界，把你送進一個廣闊而幽靜的林泉之所。棲息在松林中的烏鴉抖落積雪，牠們的聒噪引起陣陣彷彿樹枝斷折的迴響。純種狗成羣地從新房前的空地上越過大路奔馳而來。再往前去，一盞盞燈火閃現在逐漸蒼茫的暮色中。

然後，突然之間一切都消失了。他們窮了。

一九〇三年夏季，有一天猶納和他的舅舅尼古拉坐着一輛雙馬敞篷車穿過田野，他們去探訪伊凡·伊凡諾維支·伏斯科波尼可夫，一個教師和通俗教科書的作者；他住在杜布里央卡，這莊

園是綢緞商、熱心的藝術贊助人科羅格里伏夫的財產。

這天正是喀山聖母的節期。當時也是收割小麥的農忙季節，但不知究竟是因爲節日，還是因爲中午休息，田野中竟一個人也不見。在高張的火傘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地，就像刺了一半的犯人頭。飛鳥在空中盤旋，被沉重的穗子壓彎的小麥靜立在炎陽下。遠方，收割過的麥田上，排列着一細細整齊的麥桿；如果你長久地凝視它們，彷彿它們會動，如同土地測量員沿着地平線邊走邊記數一般。

「這些田地是誰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問帕威爾。帕威爾是報館老闆的傭人，他斜坐在馬車的駕駛座上，聳着肩頭，交叉着腿，一看就知道是個不善駕駛馬車的人。「是地主的還是佃農的？」

「這些都老爺的。」帕威爾抽着煙，過了好大一會兒才用鞭柄指着另一個方向說：「那邊才是佃農的——哨呵！走吧！」他吆喝着馬，像工程師注視壓力計似地注視着馬的尾巴和腰部。那兩匹馬正如天下所有的馬，套在車軛上的那匹老老實實地拖着車，另外那匹沒有套上的像天鵝似地伸長脖子，像個精神萎靡的懶蟲，光是和着鈴聲踏步。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帶着伏斯科波尼可夫那本討論土地問題著作的校樣；因爲當局對於出版檢查的尺度漸漸嚴格，報館老闆要求作者把原著修改一下。

「這裡的人愈來愈不像話了。」他對帕威爾說：「附近一個村子裡，一個做買賣的被他們砍了頭，縣立的傳種馬廐也被燒掉了，你覺得這些事情怎麼樣？你們村子裡的人怎麼談論這些事情？」

很明顯的，帕威爾的看法還要悲觀些，甚至比那個催促伏斯科波尼可夫修改對土地問題的激烈意見的檢查官還要悲觀。

「他們怎麼說呢？農人被寵壞了——對他們太好了，這是沒有用的。給我們農人一條繩子，上帝知道，我們馬上會你吊死我，或我吊死你。——嗟呵！走吧！」

這是猶納第二次和舅舅到杜布里央卡去。他自以為已經認得路，每當田野在眼前展開，在樹林邊緣形成一道狹窄的界線時，他就覺得自己認得這地方，路馬上要向右轉，而且就可以看見那六哩長的科羅格里伏夫莊園，以及在遠處閃耀的河水和對岸的火車站。但每一次他都認錯了，田野過了還是田野，一片又一片相繼隱沒在樹林後面。這些廣闊無邊的田野使他覺得自由自在，意態昂揚，使他思想，並夢想着未來。

使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日後成名的書，這時一本都還沒有寫出來，雖然他的思想已經成形，他却仍然不知道自己表達得多貼切。命運已經註定，不久他將躋身於當代的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學家之列，他將成爲一個在意識形態上與某些人有着共同的關注、但除了術語之外、和那些人完全不同的人。那些人，毫無例外地抓緊一套教條，只要抓到字眼和表面的意思便心滿意足了，但尼古拉神父却已鑽出托爾斯泰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而且繼續向前探索。他熱烈地追求一個能激發人的、可捉摸的觀念；這觀念會在運動中清楚地指出轉變的道路；這觀念要像閃電或轟雷一樣，使兒童或不識之無的人都能領略。他渴望着新穎的事物。

猶納喜歡和他的舅舅在一起，他使他想起自己的母親。正像母親一般，他的心靈在自由中活